

# 《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內容概述

《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共有六集，436 葩。本書只截取 1-2 文本及唸讀，讀者如欲欣賞全文與 CD 唸讀，請與作者施炳華(06-2595381)聯繫。

## 一、版本

本書據梁松林著《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六集，鉛印本。1955 年 5 月臺北義成圖書社發行，新竹興新出版社出版。首集封面中有橢圓照片一幀，沿橢圓下緣由右至左有小字題為「編作人梁松林先生近影」，再下以括號標明「上集」。每本各六頁，每頁十二行，行二十八字，六本共 436 葩。杜建坊先生提供。

《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一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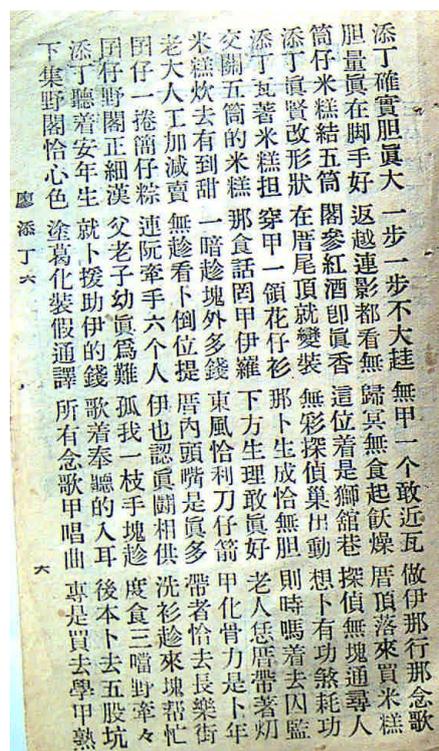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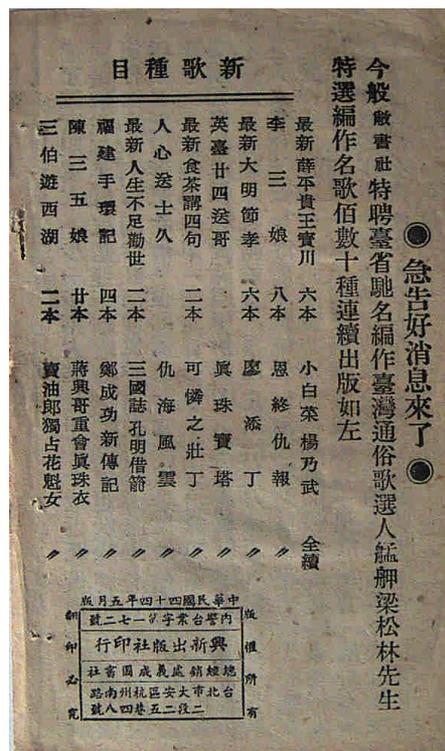


二集封面



《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一集 1,2 頁





其他有關廖添丁故事歌仔冊的版本：

1. 新竹竹林書局《義賊廖添丁歌》全六集，1990年8月第九版。

編著者為新竹竹林書局的負責人林有來。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竹林書局1959年11月刊本，版次不明。<sup>1</sup>

《興新本》與《竹林本》雖然在個別歌仔字句上或同或異，但其主要所欲鋪陳的廖添丁故事情節，其實毫無差別，晚出的《竹林本》是拿早期《興新本》改編而成。

2. 《義賊廖添丁》，黃勁連編註，台灣民間文學叢書 台灣七字仔歌仔簿 10《義賊廖添丁》，台南縣文化局編印，2001年出版。未標明所據版本，實是根據新竹竹林書局《義賊廖添丁歌》，但少數字、詞依己意更動。
3. 洪瑞珍製作編註《廖添丁傳奇》，楊秀卿台灣民謠說唱，邱文錫注音註釋，台灣台語社出版，附CD兩張，2001出版。楊四歲即瞎眼，其說唱本事，完全得自口傳。本書內容與竹林版大略相同，是洪瑞珍將歌仔冊內容口錄在錄音帶裡，讓她聽；她又自己改編，加上口白，使更口語化、更生動，故不限於七字句。

## 二、廖添丁其人其事及其傳說

<sup>1</sup> 曾子良《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之研究及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著錄有《義賊廖添丁歌》一種，編為3011號，無敘錄，謂「存本一：民國四十八年竹林書局（史語五、8、134）」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頁160。

廖添丁在日治時代的竊盜(小偷、強盜)事件，確有其人其事。但在民間傳說中，他變成「義賊」；又由於日本人以異族身分及嚴苛手段統治台灣，所以他的義行又轉為具有民族意識的傳說。

## (一)廖添丁其人其事

李季樺從廖添丁明治年間的戶口除戶簿記載、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臺灣日日新報等三項第一手資料研究及田野調查，綜敘廖添丁的生平如下：<sup>2</sup>

廖添丁生於明治十六年(清光緒九年，1883年)，住臺中廳大肚上堡秀水庄，百九拾臺番地，也就是今天的臺中縣清水鎮秀水里海濱路216號。福佬人，八歲時父親過世，母親改嫁清水鎮海風里葉姓。廖從小與祖母相依為命，後由他的姑姑帶大。童年替人放牧為生，十幾歲時和鄉人北上並在蔡姓鄉人所開的燒炭店中幫忙，不久離職在臺北當苦力頭。

廖十八歲開始犯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因竊盜三犯付臺中地方法院，遭重禁錮十個月又十五天，並有逃獄兩次的記錄。明治三十七年(1904)與板橋人張富共謀奪取板橋茶商江昞旺三千元，在遭警方逮捕之際，廖拒捕，射出菜刀誤中張富，廖獨自脫逃。次年，於大龍峒王阿和家中被逮。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廖又有多次竊盜記錄，並被逮捕。自明治四十二年3月8日出獄至同年11月遇害為止，前後九個月時間，其犯下的重大刑案包括：1)士林街茶商王文長金庫搶案，2)大稻埕屠獸場警察廳宿舍、日新派出所，村田式警槍、彈藥、佩劍被竊案，3)林本源家搶案，4)基隆搶殺密偵陳良九案，5)八里坌堡五股坑庄保正李紅家搶案。但真正使警方極度重視乃在明治四十二年8月中旬以後，其犯下偷竊警槍、彈藥及佩劍開始，從此時起至廖添丁27歲(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1月18日)八里坌坑遇害，只有短短三個月，而這三個月為廖活動力最強、犯罪率及知名度最高的時期。其活動範圍以臺中、臺北、基隆、桃園為主要地帶。

廖添丁屢次犯案，在警方的圍捕中，廖最後逃到淡水河邊的觀音山中，被同居人謝氏的弟弟楊林所告發，廖剛睡醒，就被楊林用鐵鍬往廖額上連打二、三下，廖瞬時遂死。

在日本警察眼中，廖添丁為一竊盜及殺人犯，並非所謂的抗日匪徒或思想犯；犯案的性質為單純的社會刑事案件，而非帶有政治性或思想的抗日事件。廖案有個特殊之處，即其犯罪的動機及行為本身，帶有嚴重藐視警方、羞辱日警的色彩。

---

<sup>2</sup> 李季樺，〈從日文原始檔案看廖添丁其人其事〉，《臺灣風物》38.3：59，62-63。李季樺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寫作本文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助理。



某云：「汝竟膽敢賴帳於老婦，昧盡天良，罪大惡極。倘若明天不將所借之錢，送還一乾二淨，必以此利刃碎汝之屍為萬段，絕不姑貸。」言下聲色俱厲，目眦均裂，某嚇得魂不附體，宛如被一盤大石壓住，欲逃不能，汗浹於背，惡夢初醒，心有餘悸。蓋添丁之面貌猙猛，某之此一驚非同小可，故於天明便即速還償。於是老婦對添丁感恩不盡，乃將其墓打掃乾淨，繞以木柵，屠豚備牲禮，大祭其墓。事不脛而走，風聞傳播邇遠，家喻戶曉，到處傳頌其德，爭先恐後，前往掃墓者復倍往昔。因此該地派出所日警鑑於老婦舉動可疑，無不異之，竊疑老婦係添丁生前贓物之牙保(施按：指中介人)者，故拘押審訊之。詎料是夜添丁之靈顯於日警某妻「奧那尼」(日語音)於床頭斥責曰：「汝夫恣意拘押無辜老婦，肆加毒刑，實屬背理，立即釋放便罷；否則汝夫妻性命難保也。」並兇狠咒罵，警妻驚醒，縷陳與夫，歷歷如繪。於是乎日警亦大驚失色，悄然釋放老婦，且給與五分錢，託其買物祭奠。老婦喜出望外，唯命是從，以為添丁之靈威服日警。自此以後，莊民信仰添丁之靈，虔誠之至，無以復加矣。

廖添丁死後的種種傳說與靈異，半年之內，報紙報導多篇。<sup>4</sup>〈托夢〉一文可謂廖添丁死後靈異傳的總結。柯榮三謂：

到 1910 年 4 月的伊能嘉矩的報導為止，象徵著傳說中的廖添丁，被人們「從厲鬼推向神靈」的位置。正因為廖添丁是具有如此「能耐」的人物(或神靈)，也正因為有此民間信仰的強大基礎，亦即：民間相信死後的「添丁之靈」足以「威服日警」，有關廖添丁生前的種種「劫富濟貧」、「抗日」的傳說，在經由口耳之間一再傳播、加油添醋流傳時，有其信仰的力量作為支撐的樑柱，乃至於能不斷累積，復於戰後又有以其為創作素材的作家文學出現，廖添丁終於被形塑為「近代臺灣傳奇人物傳說的代表」。<sup>5</sup>

### 三、歌仔冊中的廖添丁故事

梁松林是第一位用文字把廖添丁的事蹟以歌仔的形式書寫並且出版的作家，他寫的《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成為後世書寫廖添丁故事的原始根據<sup>6</sup>。以下依其書簡介其故

<sup>4</sup> 同上註，柯榮三引述甚詳，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自 1909 年 11 月至 1910 年 3 月羅列有關廖添丁的傳說報導，共六則，其中有一則「未死」的傳說，1909 年 11 月 25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473 號，五版：「廖添丁之撲殺，是本島除一大害也，檢察臨檢，明明實際，無可猶疑。不意昨日稻江市間忽生浮言，謂廖添丁勇力過人，武藝邁眾，數十名警察，不能近身，楊林一鉞，更送殘命，談何易易。相傳楊林是殺其嫂姦夫，現送在法院定罪，無識者信以為真。(齊東野人)」

<sup>5</sup> 柯榮三，〈迷信兇賊之靈〉——論廖添丁死後傳說的原始樣貌，頁 247。

<sup>6</sup> 敘述廖添丁一生的小說是廖毓文(1912~1980)著·葉宏甲畫的《台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南華出版

事始末，筆者將全書分成八部分：

- 1) **離鄉到台北：**廖添丁住在台中的鄉下，覺得如「勇馬縛在將軍柱」，想要到大都市去求發展。瞞著父母一大清早出發去台北，先走路再去搭火車。
- 2) **結識張富，首次偷竊，被張富陷害：**廖添丁在火車上認識了張富，張富慫恿廖作「免本」生意，兩人決定去偷板橋江協源的茶館。張富要獨吞贓款，把廖推落橋下。廖游泳靠近船邊被救上來。(後文交待張富逃到花蓮，改名換姓，盡情地賭博、玩女人，下場是梅毒發作，無錢買藥，全身都是病，全身爛。)
- 3) **偷大龍峒的王振恭家：**廖添丁打扮成「客婆」，來到王振恭家應徵下女。八月十五中秋節，趁著王姓夫妻喝醉了，廖偷走一支短槍和一疊銀票，並留下自己的姓名。廖把搶來的五百多元現金做善事，救濟很多人。
- 4) **剃頭店被捉，釋放後的自新生活：**廖添丁在剃頭店剃頭，被埋伏的刑事捉住了。被偵訊時自述身世：生父早死，家裡貧窮，母親改嫁給蔡揚，他為人看養牛。司法拘留二、三天，法院判刑三年。被放出來後，台灣人特務曾國英勸他走正途，助他本錢四十元去做「頭路」。添丁就擺攤賣水果，不再做偷竊的事。但和他來往的「兄弟」，不是賭博就是喝酒，添丁「開跋」(花錢賭博)沒有節制，手頭不方便了，就有人「報伊卜趁一棟錢」。
- 5) **妓院鬧場，警力圍捕：**添丁至藝旦阿免家鬧場，要替人出氣賺一筆。連續打阿免的耳光，把桌上的東西掃得稀爛。阿免大叫，日本警察古川與火炭來仔正好進來喝酒，於是打了起來。古川吹哨子叫人，添丁怕人越來越多，趕緊溜走。
- 6) **搶劫辜顯榮家、威赫國舍家：**添丁到台北辜顯榮家借錢。辜不在，伙計大和鵠仔偷打電話叫警察來，添丁在警察未來之前，很快地打開金庫，找到一支短槍和二百元就離開了。警察來追捕，添丁使用「金蟬脫殼」計，假裝成打石師父瞞過警察的盤問。之後，添丁向國舍勒索三百元。國舍怕了，只好拜託表兄「和尚川」把錢交給廖的朋友塗葛壁。添丁竟和川仔成爲朋友，並住在他家。
- 7) **添丁在女朋友玉愛家，又被追捕：**添丁離開川仔家去找女朋友小玉愛。叫玉愛去報案，免得常常被懷疑。添丁先看好逃走的路線，就一邊喝酒一邊等人來抓。警察飯岡來了，添丁倒退跳下屋頂，一邊跑一邊大聲唱歌念曲。因爲他有短槍，大家都不敢接近他，添丁一下子就跑得無影無蹤。跑累了，就趁夜下來吃筒仔米糕，並且資助賣筒仔米糕的老人一些錢。
- 8) **結尾：**本書只寫到第六集，但還沒有結束，先預告下集的精彩劇情：

後本卜去五股坑。下集野閣恰心適色，塗葛化裝假通譯。

---

社印行。1955年9月初版，連續三個月三版。「作者的話」謂：根據日警的手冊和參酌民間傳說，寫出廖添丁的一生。

所有念歌甲唱曲，專是買去學甲熟。<sup>7</sup>

## 四、作者梁松林與本書的語言屬性

### (一)作者簡介

「梁松林籍設臺北萬華，編寫歌謠數量為全省之冠。民國 25 年(昭和 11 年)由臺北周協隆書局連續發行的《三伯英台歌集》(55 本)的編輯者就是梁松林。其他作品尚有《陳三五娘歌》(8 本)、《李三娘》(8 本)、《雷峰塔》(8 本)、《最新薛平貴王寶川》(6 本)、《最新大明節孝歌》(6 本)、《福建手環記》(4 本)等多種。」<sup>8</sup>所舉諸書中並沒有提到《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梁松林先生住在臺北市萬華龍山寺町<sup>9</sup>，《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開頭說：

我的風聲透真闊，多人希望我的歌，……我名松林帶艋舺，精神與前無爭差。

梁著《特編三伯英臺遊西湖賞百花新歌》(上中下，周協隆書店，昭和 11 年〔1936 年〕發行)結尾說：

松林校正兼作詞，專編連續甲上書，吹込曲盤也有去，龍山寺町我本居。

吹込曲盤：「錄入曲盤」<sup>10</sup>。梁氏不只編作歌仔冊，而且還錄音成唱片發行。萬華昔稱艋舺，日治大正九年(1920 年)改名為萬華。梁氏編作出版的歌仔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很多本的封面都有他的相片，新竹興新書局出版梁著《福建手環記歌》最後二葩：

台北興新出版印，松林就是編作人，那不識見伊的面，封面有相伊本身。

封面著作有近影，真假不即的分明。專是新歌價省省，義成圖書社發行。

<sup>7</sup> 詳見施炳華《從事跡與相關文本談廖添丁傳說的演化》，《民俗曲藝》165 期「政治與戲曲」專輯 2。2009.9。

<sup>8</sup> 陳健銘〈閩臺歌冊縱橫談〉《野臺鑼鼓》，臺北：稻鄉出版社，1989 年 6 月，頁 75。

<sup>9</sup> 龍山寺町為台灣日治時期台北市之行政區，有明町之南，今廣州街、西園路一段，三水街、華西街、梧州街之一部均在町內，因境內擁有百年古剎龍山寺而得名。(網站 Wikipedia®)

<sup>10</sup> 筆者猶閣有一個旁證，劉福助：「退伍了，我提日

本的輕音樂，我唱，啊就 ka1 lip8 落去。」(葉俊麟逝世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DVD，基隆場，劉福助的說白。)  
「lip8 落去」就是錄進去。林良哲〈日治時期台語流行歌詞之研究〉49 頁：「由日治時期發行的台灣文學雜誌《先發部隊》、《第一線》、《台灣新文學》、《台灣文藝》及《風月報》中，可以發現一種奇特的現象，即是這些雜誌刊載新詩文學的版面上，部份作品最後會添加「禁無斷吹込」五字。「吹込」是指錄音而言，屬於日文漢字，而全句話的意思是「未經許可不准錄音」。(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7,15。)林氏在約十年前曾問愛愛(已過世，是 1930 年代的流行歌星)「込」的音，她說「込」音 hip4，與「翁相」的翁同義。

而且封底都有廣告，宣傳梁松林編作的歌仔冊。

梁松林的《三伯英台歌集》(55本)是長篇說唱本，是台灣目前所看到最長、最完整的作品，他的歌仔冊著作很多，可以說是偉大的歌仔冊作家。

## (二) 艋舺人的語言

台灣閩南語(簡稱台語)是由中國閩南(福建省南部)人移民台灣發展形成的。閩南語有兩個最主要、具有代表性的次方言：泉州話與漳州話；泉州話在公元三百多年已形成於泉州，漳州話在公元六百多年到九百多年形成於漳州。泉州話的歷史很長，所以內部的歧異比較複雜，可以依地形大略分為山區腔與海口腔，山區腔以永春、安溪為代表，海口腔指三邑(晉江、惠安、南安)靠近沿海的腔調。

要了解台灣話中泉州話與漳州話混雜的情形，要先了解泉腔的特色，茲分別就聲、韻、調說明之。

### 1. 韻母

閩南的泉州人與漳州人移民到台灣，台灣話是漳泉方言的混合。閩南人移民台北縣市的情形，根據洪惟仁對台北地區的調查語料：<sup>11</sup>

以央元音字類為例分析了台北地區的方言類型，我們是根據整體的漳泉系方言比較結果，把方言變體分為漳音和泉音，然後各分為老派和新派。然後再依照不同方言的變體配方，把台北地區泉腔方言分為三個類型：1)老安溪腔、2)新安溪腔或老同安腔、3)新同安腔三種，也就是說我們根據央元音韻類的四個小類就可以把泉腔方言分為三個類型了。

泉腔與漳腔最大的不同是韻母：泉腔有高央元音 $\text{ɪ}$ (ir，如「豬」說 $\text{tɛ}^{33}$ )和央元音 $\text{ə}$ (er，如「尾」說 $\text{bə}^{42}$ )。漳腔沒有這兩音。老安溪腔不只是有《彙音妙悟》〈居〉韻 $\text{ɪ}$ 、〈科〉韻 $\text{ə}$ ，而且有雙音韻母〈恩〉韻 $\text{ɪn}$ 、〈雞〉韻 $\text{əe}$ 兩個韻(如恩情說成 $\text{ɪn-tsing}$ ，雞肉說成 $\text{kəe-bah}$ )。<sup>12</sup>

依洪文台北地區的方言表，萬華(艋舺)原是安溪人和三邑(晉江、惠安、南安)人的地盤，屬新安溪腔，有 $\text{-ɪ}$ (ir)、 $\text{-ə}$ (er)， $\text{-ire}$ 、 $\text{-ern}$ 變為 $\text{-ue}$ 、 $\text{-un}$ 。

<sup>11</sup> 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下表根據洪文表2 泉系方言央元音變體配方的意涵性階層關係、表6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湊成新表。洪文又說：「把混合較多漳音的安溪腔方言歸類為『偏安溪腔』，簡稱『偏泉腔』」。《台灣語文研究》第三期，文鶴出版有限公司，2008。整個變化的趨勢，仍是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前衛出版社，1992年2月，75~79頁)一書中的原則：「安溪一變而三邑腔，三邑腔再變而同安、廈門腔。」

<sup>12</sup> 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 2. 聲母

在閩南的泉腔，〈入〉字頭聲母山區腔有 dz(教會羅馬字和台羅拼音標成/j/)，海口腔讀成 l。在台北的新安溪腔和同安腔都唸成 l，其餘的方言唸成 j。萬華的聲母也是 l。

## 3. 聲調

中國閩南的泉州話，內部差異比較大，一般以泉州鯉城市區的話代表泉州話，陰陽去本調不分，所以本調只有七個，但陰陽去變調不同，所以主聲調可以分為八類。其調類與調值如下<sup>13</sup>：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調值(本調)	33	55	41	<u>5</u>	24	22	41	<u>24</u>
調值(變調)	33	24	55	<u>5</u>	22	22	22	<u>2</u>
例字	詩	死	四	晰	時	氏	寺	蝕

台北地區泉腔的聲調，洪文說：

在聲調上可以區別同安腔和安溪腔的是「陽入本調」，同安腔的特色是高短調[30]；有些台北的安溪腔保存高升調[230]<sup>14</sup>，但是台北安溪腔的升調特徵沒有鹿港那麼明顯，比較平，並且大部分的人都變得跟漳腔一樣的中平調[220]，比陰入的[20]長。因此「陽入本調」這個變項只能把同安腔區別出來。

再看當時台北出版的台語字典，根據杜建坊先生所查索的資料：

- 1.1907 年出版之《日台大辭典》，泉州音部份取諸艋舺。
  - 2.1916 年出版，劉克明編著之《台語大成》，取同安音為標準，並附作者本身之艋舺腔對照表。
  - 3.1931 年出版，熊谷良正編著之《台灣語の研究》取台北同安腔。
  - 4.1935 年出版，張耀堂編著之《新撰台灣語教科書》，以作者本身之台北泉腔為主記音。
- 上述四本書皆僅記「調類」，不記「調值」，且皆於體例中說明「陽上等同陰上」。

<sup>13</sup> 根據林連通主編《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數碼下加短橫表示讀的是短調。

<sup>14</sup> 洪文的聲調標示法採用其一貫的辨義調階法，將台灣閩南語的調階分為高、中、低三階，分別用 3, 2, 1 標示。

《台語大成》，因作者僅記「調類」，看不出「調值」變化，但本書有一極大特色，為日本時代其他辭書所不備者，即是：書中所注本變調代表台北同安腔，即是陰陽去本變調分別不紊！至於艋舺本變調則不見附註及說明，殊為可惜！<sup>15</sup>

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大略估計萬華人的聲調情形：七個聲調，沒有陽上調；陽入調是升調，但沒有鹿港那麼明顯(鹿港陽入是[24]，或[243]<sup>16</sup>)，比較平；去聲分陰陽；陰上變調是中升調度([34]或[35])。

### (三)《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的語言

艋舺人所寫的歌仔冊，其實際語言又是怎樣的呢？我們不能光憑作者是艋舺人就斷定其語言屬性。要再從歌仔冊記錄的語言來觀察，才可以尋得蛛絲馬跡而判定其語言屬性。

本書的語言是屬於洪教授所歸類的新安溪腔——只有-er(**ir**)、-ir(**er**)二個韻類，-ire、-ern 變為 ue、un。並保存一些古音義的用法。證明如下：

#### 1. 押泉腔特殊韻 ir、er 韻

卜廣現代的故事，野無出版印在書。一位有名的男子，在著中部塊住居。  
無食飪着人真虛，走去共抑青蕃薯，日頭即暗不通去，者有一宮福德祠。  
張富錢捲做伊去，專廣添丁即袂如，水性真好袂失事，看見有人塊拋魚。

事書子居、虛薯去祠、去如事魚，押 ir 韻。

廣起一个阿英妹，來帶恁者七八月，阮是店着因喜塊，廣恁着倩人煮粥。  
我也不敢甲伊會，廣汝無來歸個月，那來着去共伊說，密偵不時營營飛。

妹月塊粥、會月說飛，押 er 韻。

#### 2. 用泉腔特殊音字

(1) 下昏方暫且歇宿這搭。

<sup>15</sup> 作者書面提供。2008,2,12。

<sup>16</sup> 鹿港陽入 243，根據張振興《台灣閩南方言記略》31 頁，泉州音。鹿港人也有如此發音的。

《閩大典》：「搭(tah)：〈泉〉地方，所在。『即搭』即這裡，『迄搭』即那裡，『倒搭』即那裡？何處？」

(2) 坐著後面第二隻，煞林烟枝起來食。 探偵一人六一手，飯岡索仔臨一球。

林、臨是泉腔借音字，意為從口袋把東西掏出來。漳腔是 jīm。

(3) 這人出著咱本省，名是號做廖添丁。

「著」音 tīr，屬泉州音字。漳腔「著」音 tū，無法當介詞用。

(4) 小路加行即年遠，今卜帶切宿下方？歸日野未闔着飯，山間無塊通買物。

門臨手環得卜當，二个雄雄踏入門。瓦來共伊捕塊問，是卜來當省麼物？

「物」字，泉腔音 bñgh，漳腔音 mih，上二聯押 ng 韻，「物」應音 bñgh。

(5) 歸日野未闔着飯。

野：泉腔音 íá，「還(是)」之義；漳腔音 íáu，今多作「猶」。

(6) 天卜拆霞無可苦定，困袂得去閣再行。

無可定(bô-khóo-tiānn)：沒有確定的時間點，難以確定。在此是揣測之詞，廖在土地廟裡睡覺，沒有看到外面，故揣測這時候應是「天卜拆合」了吧！廈腔「可」音 khóo，與「苦(khóo)」同音。梁著《新歌李三娘》：「行瓦看見即知影，人睏馱着那雷聲，帝王福份無可定，緊來說予個某聽。」無可定即「不一定」的意思。漳腔「可」音 khó。

(7) 巢芸塊行都袂慢，後里行盡到大安。

巢芸(tsâu-ûn)：本意為齊全、平均；在此是步伐不亂、持續地走的意思。漳、廈腔音 tsiáu，字作槽，《廈門方言詞典》：「槽(tsiáu)：1.整齊、齊全而均勻。2.副詞：全、都。槽全。」《泉州市方言志》：「槽(tsâu)：均勻。」歌仔冊多作「巢」，讀書音 tsâu，為泉腔音字。

(8) 用風吹線穿倉竹拱廣，線頭皆縛草爾公。

草爾公(tsháu-nih-kong)：大蚱蜢。鹿港人叫蚱蜢為「草蛉(nih)」。「公」是詞尾詞，有「大」的意思。漳腔叫「草蜢(mé)」。

(9)三腳手鐲四五兩。

三腳(kha)：三個。腳，東西的數量詞，音 kha，在此是借義字(跤)再借其音 kha；字應作「奇」。奇，漳州音 khia(如奇數)，泉腔音 kha，與腳(kha)同音，如「一奇箸」。

(10)即則時非常卜召集，慢到小使緊去趕。

趕(lip)：追趕。《玉篇》：「趕：走貌。私立切。」台語切音 tsip。由古義走貌(跑的意思)引伸為追逐。《泉志》：「執(tsip)：追也。」鹿港「追逐」叫 lip，字从立，借「立」之音標義，是泉腔音字。漳腔「追逐」之義是 jiok。《陳典》：「逐(jiok)：追也，追趕也。」

(11)添丁汝即無腹內，講廣甲化明野不知。

化本音 huà，是音近借字。此處應音 huah，當副詞「那麼」之義，《泉志》：「喝(huah)：赫大(那麼大)。」喝是怒聲，此處借用其白話音 huah。鹿港人說「huàn 大」，是「喝年(ni°)」的合音，泉州人也如此說，如「阿三若喚客氣，王先下擺煞毋敢來。」<sup>17</sup>喚音 huàn，是同音字。

(12)巴脊隻苴住衫假曉龜。

巴脊苴衫(pa-tsiah tsū sann)：背部墊衣服。全句謂：背上墊著衣服假裝是駝背。巴脊是泉州話，泉州白話古典文學《暢所欲言》〈吾道窮〉：「人說得着：『巴脊背黃金，共別人看風水。』正是汝只號人。」<sup>18</sup>漳腔作「尻脊」(kha-tsiah)，即背部；今台語大多如此發音。

### 3.陽去字調有些讀降調——即古泉音「去聲不分陰陽」

古泉音「去聲不分陰陽」，即陰去(3)和陽去(7)同一調值——陽去讀同陰去的降調，依上文(二)之聲調表，或作<sup>41</sup>，或作<sup>31</sup>。從歌仔冊的原文漢字中，我們看不出陽去如何讀，但可從其用字判讀「有些陽去字讀同陰去」。

<sup>17</sup> 陳曼君〈泉州話「煞」字詞性功能〉，《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89 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

<sup>18</sup> 楊介人《暢所欲言》（泉州白話古典文學），泉州郁文堂書局，1922 年。

(1)古川受氣卜皆扇，添丁腳骨就踏偏，心肝想卜甲伊健，出手奢着浮浮顛。

健(kiān)：《許典》：「kiān 高下(kuān-kē)，分出高低也。」泉音去聲不分陰陽，健(kiān)讀爲下降調。「想卜甲伊健(kiān)」即想要和他分個高低。

(2)錢提交帶塗葛壁，卜乎添丁買啥省食。

「交帶」的漢字應作「交代」，音 kau-tāi。《許典》：「kau-tāi：囑咐也，吩咐也。相當於交代。本書有三處皆作「交代」。帶音 tài，代音 tāi，此處作「交帶」，可能是作者誤寫；縱然是誤寫，也可能顯示作者將代(tāi)讀成帶(tài)，是古泉音「去聲不分陰陽」根深蒂固的作用而不自覺。

(3)那有這款款的報應，我也不閤甲伊窮瓊，遇着閤提乎伊用，代念以前初進行。

「代念」應作「帶念」(tài-liām)。《蔡典》：「帶念(tài-liām)：因念，爲著。」帶音 tài，代音 tāi，連讀變調陽去變成高調(陰上)；古泉腔連讀變調陽去變成高調(陰上)的例子很多，帶(tài)的變調也是高調。顯示作者將代(tāi)讀成帶(tài)，是古泉音「去聲不分陰陽」的用例。

(4)斟酌足皆聽即袂誕怛，這集卜來接第三。

誕(tānn)：錯誤。如聽 tānn：聽錯了。(《泉志》)：《許典》：「tānn：錯誤。又曰『誤 tānn』。」《廣韻》：「誕：欺也。徒旱切。」台語切音白話音 tānn。古泉音去聲不分陰陽，故一般說成 tann。作者用「怛」字，可能是讀成 tann。形聲字聲旁的「旦」白話音 tuann。南管「怛」字音 tann(第六聲)，如散曲〈聽見杜鵑叫聲〉(錦板)：「對菱花，怛梳妝，懶畫眉。」〈當日佛殿〉(相思引)：「阮身懶怛，依倚粧台望君返。」

(5)添丁確實真在胆，賊寨皆敗註坐監。

賊寨(tshát-tsē)：《蔡典》：「賊營」。寨的本音是 tsē，依梁著的實際語音是 tsè，證明：梁著《新歌李三娘》(新竹興新出版社 1955 年出版)：「帶在棹跣塊勾寨，破蓆也去扣來麻，那無出日雪袂散，乙望霧寨那玉山。」「乙望霧寨」應作「一望無際」，際音 tsè。寨是借音字，要讀成際(tsè)，故知作者此處「寨」音 tsè。

(6)那對小路着扒嶺，大路真正多人行，遇着熟賽隨知影，謠言亂語就呆聽。

「熟賽」音 sik-sài，一般說 sik-sāi，字作熟似。《閩南方言大辭典》：「熟事(sik-sāi)：熟識。古漢語已用之。宋·張任國《柳梢青》：『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也寫作『熟似』。」《泉志》：「熟似(去聲)。」賽音 sài，泉音去聲不分陰陽，故用「賽」當借音字。

以上六例，證明梁著的口音，有些陽去字讀下降調。但這可能只是少數字如此。鹿港的老年人是「去聲不分陰陽」，我是鹿港人，但因在外很久，尤其是在台南教人台灣話，大部份陽去字都讀成中平讀，但在不經意說出或少數字還是讀下降調，如「無一定」的「定」，是 tīng，我都說成降調。台北的泉腔，從閩南來到台灣時，本來是去聲不分陰陽，但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陽去漸漸變成中平調，也有少數字還是保存降調。

#### 4. 梁書保存一些民間的古音義

寫作歌仔冊者，當然參考很多以往的民間書寫形式和用其音義。梁松林自然也用了些民間相襲的字、音、義，其中有些在今日已較難索解。

##### 1) 「那」當「只是、只有」之義。

車錢有剩無煩惱，延路那行那迢迢，人講廣驛頭即起好，舊年那到三叉河。  
舊年火車到三叉，驛頭今年加一个。

「那到」的「那」音 nā，作只(是)解。這是「那」字的民間古音義。《荔鏡記》、南管曲詞多此例，如：「阮厝是有一鏡卜磨，那是阮鏡有主客。」(《荔鏡記》19出)「今有誰人通借問，那剩一鴛鴦繡枕通來伴阮度過冥昏。」(南管套曲〈對菱花〉三節〈魚沈雁杳〉)

梁著《大明節孝歌》：「主僕來到府門前，文狀落馬見月卿，姓陳那咱孤字姓，我是家散官做清。」「那」也是「只有」的意思。

##### 2) 「快」字音 kuē，讀下降調，是民間古音義。

也無物件通準當，化快錢着提出門，隨便逞來敲竹槓，國舍不着賣田園？

化快(huah-kuē)：那麼容易。化是音近借字，之前多作喝，是泉州音字，「那麼」之義。杜建坊謂：

「快」，表音 kere、kue；義作「易」或「緊」解，泉腔詞，陽去調。如口語「加快會(khah-kuē-ue)(泉，陽上調)」，比較容易(快)學會)。

《泉州方言韻》去聲：「噲(kuē)：容易。噲噲：快快。」註：「本韻另有梨園戲、南音、木偶等古老戲曲、音樂，以及泉南山區縣部份地區的特有讀法，即為韻母的 ue 改爲 æ，如『金釵』的『釵』除讀 thue 外，又讀 thæ。」按此處音 æ，以釵爲例，實應標爲 ire。南管套曲〈爲人情〉次節「行到涼亭」：「青春雖易過」，易音 kīre，kīre 之音，即本書此處「喝快」的「快」，是音近借字。今日泉州仍如此講，「如常聽到：『是快便還是艱計？』艱計是與快便相對的。快是快便的簡約，快讀音『契』或『繪』，如說：『電視機壞了，不知快(音繪)修還是艱計修？』」(鄭國權著《考辨泉州話》)

快：苦夬切，文讀 huài，白讀 khuè。(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當容易、很快之義，其古音爲 kīre，今音爲 kuē：作者此處用音近的「快」字來擬音，快的本調是陰去，kīre 是陽去，泉音去聲不分陰陽。「喝快」是保存古音義。

當容易之義的「快」，不見於其他不同腔(如漳腔)的歌仔冊。梁著他書如《新編大明節孝歌》：「五集到者且按下，鑿札無人做即合震。金枝讀書真快教，野有好聽著下腳。」真快教：很容易教。蔡竟康著《浪子回頭》(廈門會文堂書局民國十四年出版)：「卜共汝除是真繪，無彩手骨嫌恰衰，嗅淺靠汝契兄多，汝着四繪去連回。」押 ue 韻，「真繪」，真容易；繪音 kuē。亦存古音義。「四繪」是四處之義。「喝快」是梁著比較獨特的用字。

本書除「化快」外，「真快」共出現五次，「真緊」出現一次：「真緊今來到鐵橋」。梁著其他書，如《新歌李三娘》「真快」亦出現五次。台語通常說「真緊(kín)」，很少說「真快(khuài)」。

3)「不免」的古義是「免不得」的意思。

張富帶在門腳口，添丁加忌入去偷，不管那有啥省人到，不免共我出號頭。

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匯研究 128 頁：

「不免」原為「不能免除」、「不免除」、「無法倖免」等義，這時的「不免」還是一個偏正詞組。後來逐漸虛詞化，用在動詞前作狀語，為副詞性質，相當於「免不了」、「不得不」、「只得」之義。如「今到此間勾當事未了，不免停住十數日，不遂本請。」

《荔鏡記》3 出：「來啞益春，今旦正是新春節氣，不免相共行到花園內賞花。」「不免」是「不能免除」的意思。今語「不免」是不必的意思。本書後文 107.「我也卜踏開手禮，汝做閒禁人不免加」不免是不必的意思。

4)味，用法相當於「便」。

20.到者想甲不得已以，大路味恰袂延遲。遇着朋友加費氣，甲伊帶塊羅是糶米。  
89.看味即年細小粒子只，腳手化好就真奇。

「味」是泉腔的特殊腔音，可解為「便」，用法相當於副詞「就」。

「便」的文讀音 piān，白讀音 pīnn。有沒有鼻化韻，歌唱時有時難以區別，因此，此字在《荔鏡記》與南管曲詞中常用沒有鼻化韻的同音字——備(pī)、被(pī)、俾(pi)——代替；或用「味」、「未」(皆音 bī)代替，pī、bī，是聲母清濁之不同。古代用例如：

(生)女卜仔卜點灯備點灯。(一捻金點灯 折子戲名，下同)

女卜=娘 備→便

我今惜尔如惜金。雙手攬來箴。卜箴未來箴，箴了成觀音。(戲上戲)

箴音 tsim，接吻之意。未(bī)→便(pī)

(旦)我知了，尔總是卜來尋我返去。(外)……誰卜來尋尔？

(旦)不是，味殺，向笑乜事？ (尋三官娘) 味殺→便煞，結束。

(占)秀才，阮女卜子來了。叫幾聲伊都不應。簡叫都不應。女卜子親身去。

(旦)生分俚年好去？(占)今生分霎久了，味孰。(相國寺遇醉不諧)

俚年：怎麼 味孰(孰)=便孰(孰)

向舫人到今旦起乜心腸，簡去瞞，力只冷涎未唾一口，怯話來罵幾句，乞伊人無面返。  
(《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上欄南管曲詞)

涎→涎 未→便

以上錄自 1604 年出版《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龍彼得輯錄。

吳守禮《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221 頁：

今花摘便摘去了，氣卜做乜？(原書五上 9)

吳校：這「便」字的連詞用法和《荔鏡記》的「被」字的同一用法可互相印證(施案《荔鏡記》19 出：「(占)人客，恁歌唱被唱，又宿除做乜？」同出下文：「(占白)人客，

拙好聽，不未各唱一段？」)證明《荔鏡記》的「被」字由「便」字虛化變音，即由 piān → pī，今筆者口頭再變成 bī。查《台日大辭典》卻未見收載。筆者造句可舉例如下：「伊既然 hiah-lin 好禮，你 bī 都去 hōo 伊請，佢通却伊 pháinn 勢。」

「未」爲便的音近借字，民間往往如此，如梨園戲下南《周懷魯》：

相公，你卜買奴婢來服事小姐，未着買一個姿娘，你佢通買一個乾埔的，只就是一錯。」  
(《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六卷頁 275)

吳校口語的 pī，及「未」，即梁著歌仔冊所用的「味」字，其用例不少。杜建坊認爲是作動詞或形容詞前之「發語詞綴」用，且此詞應是泉腔語言風格詞！